

众生

门卫何师傅

□郭喜欠

六十来岁,高个儿,圆脸儿,眉目间透着和气,他是我们学校的门卫师傅,不大爱说话。每次出入校门,他总会微笑着点头致意,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,大家都唤他何师傅。

何师傅是个勤快人儿,脾气极好,每天总是笑眯眯的。校门口有两排小吃摊位,每天早上、傍晚都有许多孩子在这里解决吃饭问题,一阵风卷残云,包装袋、饮料瓶、餐巾纸遍地都是,一片狼藉,何师傅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响地清扫,没有半句怨言。

前段时间请假在家,恰有文友来学校给我送书,我只好叮嘱她暂放门卫室。在家几天,心里很是担心:门卫室是个杂货场,学校一千多号人,家长给孩子送的食物、用品,老师们的快递都在这里中转,真担心自己的那本小书会丢了。

在孩子眼里,他是和蔼可亲的爷爷。上课时间,家长一律不准进入校门,给孩子送的物品,只能放门卫室,下课老师通知学生去取。近来大雪,路滑天冷,他心疼孩子,总是趁课间按班级把物品送到孩子手中,学校四层教学楼,他每天上上下下,往返数趟。

门卫工作烦琐,纪律严格,待遇还低,因此门卫室频繁更换人员,有些甚至面孔还没认清,就又换了人。唯有他,融入了这个大家庭,成了全体师生的贴心人。

婚恋

两地书,一生情

□韩德琼

1983年,当兵第三年,我回乡探亲,经人牵线,我和当乡村小学教师的妻子相识。

通过一段时间的书信交流,我坚定了对她的爱慕;她也表示愿将自己的终身献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!那时候没有手机、电子邮箱、微信、QQ,也不知从哪儿来的精力和时间,我们每周都有书信来往,鸿雁传情。

当然,情书除了写有亲热的言语,写的更多的还是事业、理想和工作。记得有一次,未婚妻写信告知她所教的班级在全乡33个学校会考中,取得了语文、数学双第一的好成绩,受到表扬,我不失时机地在这段话下面加注:“谁英雄谁好汉,立足本职比比看。”并将原信寄回。她看了非常激动,决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教学工作中去。

最有意思的是,我在阅读来信中若发现错别字或者句子不通顺,都会在下面打个三角符号,然后将正确的书写在空白处。不是我卖能,这是她的要求,她怕自己误人子弟。就是现在每逢打趣,妻子还总是说:“说起来我是老师,可在你面前我还是学生。”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1985年百万大裁军,我也忍痛摘下领章、帽徽,挥泪告别军营,退伍返乡了。我们结婚后,我到了洛阳保安公司,妻子依然在老家任教。

又是一个“十四年抗战”,写信又成了习惯,信的数量也在增加。

正因为两地书信的来往,结婚30年来,我们夫妻没有红过脸,吵过架,自然也没有发生过张骂骂人、动手打架的事。一双儿女均大学毕业,儿子已成家立业,女儿刚从部队退伍回来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前一段时间,我们将近200封书信,以结婚为界整理装订成两个分册,珍藏起来。每逢闲暇,拿出欣赏,别有一番情趣。

师生

做心安的老师

□李俊辉

上午第四节课,我接到学生家长宇妈的电话,让我转告俩孩子:路况不好,大人赶不回去,中午放学去午托班吃饭。当时我在批改作业,想着放学时再说。

放学铃一响,我到教室先总结了作业完成情况,然后又强调了安全事宜后就放学了。

当我走出校门时,猛然想起宇妈的嘱托。可是,学生们早已没了影儿。

我急忙去学校附近的午托班询问,负责人说俩孩子本学期没有来。我赶紧和宇妈进行电话联系,得知他们家里也没有电话,我明显感觉到她话语中的焦灼和不安。我知道他们夫妻俩在县里经营小服装店,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。于是,我当机立断去宇家找他们。

宇家距离学校三四里地,由于路不熟,我一边走一边向路人打听宇家所在小区的具体位置。前几天刚下过大雪,路面积雪被车轮碾压后,成了镜面路,一不小心就会滑倒。

二十分钟后我终于走到宇家楼下,门口没人,我心里一惊,莫不是他们跑出去找大人了?我一敲门,门很快打开了,只见学生宇在看书,上三年级的弟弟在玩玩具,俩孩子一见我既惊喜又意外。

当我说明了来意,俩孩子有点不好意思。宇妈在电话里一再交代我送俩孩子去午托班吃饭,我看看时间不早了,就带着他们去附近饭店吃了热腾腾的烩面,顺路又把他俩送到午托班。一切安排妥当,已经是下午一点半了……

家长的期许,学生的感谢,让我又一次想到《致教师》一书中,朱永新教授写的:“努力做一个让自己心安的人,真正用心,真正用力,对得起你面前的孩子们。有一天即使你离开孩子们,他们也仍旧能记得你。”

连载

丝路爱情的见证(二)

夏日的胡杨林,绿得沁人心脾。粗壮的胡杨树上有很多死去的枝条,像毛发一样密集,在绿如云团的树冠中,参差出灰黄来。

有的胡杨,巨大,但已成了树桩,擎着一两根粗枝,爆裂着树皮。在其身旁,可能是被风折断的粗枝,倒扎在那里,时日太久,已跟干燥的树干没有二致。

胡杨林旁边是静静的流水,清浅如镜,映照出胡杨的形影。

胡杨与流水之间,胡杨林间的空地上,一团一团的灌木,红柳或是骆驼刺,有许多正在开花,仿佛绯红的轻云从绿叶堆中翻腾出来。

一个时辰之后,胡杨林间的空地上,铺开席子,肉食酒菜在席子上一组一组地摆开,诱人的香味缭绕起来。

所有的人都入席了,抗桂说:“诸位好!大汉‘东城贩营’,历经千万里行程,终于到达贵地。今日天气晴好,设酒款待大家,也算一次集议,请大司农给事中、西行大功臣郑众将军赐教。”

郑众拱手道:“色勒艾日克,是我等西行路途之上重要驻地。我等肩负朝廷重任,从中原洛阳出发,经长安、平凉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,出阳关,过鄯善、焉耆、龟兹、姑莫,至于疏勒之地,千里辛苦,万里劳顿。我和抗大人感谢大家。”

“今日,坚守此地的色勒艾日克都尉和乡民,万分辛苦筑城建邸的兵士们,热情迎接‘东城贩营’,为

我们送来酒食。我等千里辛苦,万里劳顿不算什么,比不上他们日日夜夜之付出,非常感谢他们。

“来,大家举起酒盏,为走过的千万里长途,为色勒艾日克的美好未来,干!”

干了,抗桂请大家吃肉吃菜。

郑众继续说道:“瞿萨旦那国是大汉的盟邦,长久以来,向好向善,大汉皇上圣明,多次朝会昭示众臣,支持瞿萨旦那。此次瞿萨旦那国友好使团朝谒洛阳,是为东西邦交良好开端,今后大汉与瞿萨旦那必将世代友好,造福两地。来,请大家再次举起酒盏,为瞿萨旦那,干!”

瞿萨旦那的使者借机向众人致意。

郑众道:“你们看到了,跟‘东城贩营’一起西来的,还有昆塔男爵的大秦商队。”

“大秦之遥远,非我等可以想象。对东土而言,大秦犹如梦境一般。然而,昆塔男爵率领商队,不仅走到了洛阳,采办了丝绸,还受到皇上恩遇。皇上为其题写御宝:‘使通万里’。”

“此次,昆塔男爵了解了洛阳,了解了汉朝。大汉皇上寄予厚望,昆塔男爵也立志做好大汉与大秦之间的友好使者,将东土丝绸运至罗马,也使大汉皇恩润泽千万里长途,直至其国。”

“自洛阳出发,‘东城贩营’即与昆塔男爵同行。幸喜皇上提前派遣多路大军,廓开西域道路,又命奉天都尉樊固将军驻守塔里木盆地东缘,命行军司马班超将军镇抚西域诸国,一路之行,尚属太平。”

“色勒艾日克,人谓三岔口。我们将要就此别过。明日,‘东城贩营’向南方行走,前往瞿萨旦那国,昆塔男爵的商队将继续前进,越过葱岭,一路向西,远归大秦。”

“大秦遥远,其如梦幻。我们曾经一路同行,栉风沐沙,自是缘分深厚。即将分道扬镳,不再同行,然我等一如既往,祝福跋山涉水的大秦商业豪杰,祝福披荆斩棘的万里丝路英雄,祝福朋友,平安,致胜!”

“来,大家举起酒盏,为大汉大秦的友谊,干!”

色勒艾日克的军事都尉,实际上是工兵头领,只管修建烽火台和相关设施,不会花言巧语,端起酒盏,说:“郑将军,抗大人来视察,我等弟兄很是荣幸。为大汉边防出力,再苦再累,也是认了。我等弟兄敬郑将军,敬抗大人,敬所有官长、朋友,请!”

色勒艾日克的乡民代表是塔吉克人,不大会讲汉语,说:“感谢,将军,大人,大家,请喝。”

昆塔为了做生意,学说汉语本已下了不少功夫,一路上爱情驱使,愈加刻苦地练习使用,汉语早已比较顺溜,举起酒盏说:“我等,爱大汉,爱大汉的皇上,爱大汉的臣民。在洛阳,皇上恩赐,接见我,御笔题写:‘使通万里’。请看——”

昆塔起身,展开丝帛,向大家展示明帝写的墨宝。

郑众、抗桂赶紧起身,又又伏身敬拜皇上的大字。其余随人也学着下拜。

十三公主刘小丝自是恭恭敬敬地敬拜父皇手迹,想起父皇和母亲的厚重嘱托,想起自己一路上的违逆,想起自己在精心预谋的背叛,久久不能抬起头来。

织云、绣雨、姝儿和妍儿,陪着刘十三,一个个低眉俯首。

昆塔说:“大汉的丝绸,是罗马人的最爱,台伯河畔的人们,被河边的人们,为大汉的丝绸疯狂,认为是众神才有资格穿戴的锦帛。”

“我等经年累月,跋山涉水,走过数万里艰难的路程,来到大汉,采购丝绸,为的是让罗马人见识大汉的纺织,体会大汉的皇恩。”

“今日在此,借美酒表达深厚的谢意,我,安德鲁·昆塔,我的随从,普拉斯,菲利普,迈克尔,感谢,干了!”

相互敬酒之后,进入随意把盏祝福的环节。

在纷乱之中,昆塔端着酒盏,择时择机走到刘小丝跟前,说:“今天晚上,夜莺要叫。”



(全景网供图)

百味

“绿色”寿宴

□郭德诚

我停了车拉上手刹,推开车门刚探出头,就被老王按了回去:“快快,送我去养老院,人家已经到了。”他老爹过生日,他请的摄影师先到了。

安排好摄影师,老王去看老爷子。一桌人正在打牌。老爷子见老王进来,说了句:“吃个饭就行了,拍啥照。”眼睛还继续盯着牌。他老娘说:“你爸呀,就是嫌秃瓢照着不好看!”惹得一桌人大笑。

寿宴很丰盛,菜谱是养老院给定的,喝的是红酒。即便这样,开席前,养老院还有专人来提示,酒要少喝,某某下午别忘了量血压,某某要记得下午吃药等。大家给老爷子敬完酒,老王也给大家回敬了一圈,李伯刘叔的,他都挺熟。酒下肚,话就多起来:“这要是年轻时多好。”“这就叫有牙的时候没锅盔,有锅盔的时候没牙。”“咱们这是赶上好时候啦。没听人说吗,年轻受苦不算苦,老来受苦是真苦。”大家附和着:“对对,我们现在吃啥喝的就是玩儿,开心就好。”“谁说不是呢?我们身体好,孩子们也少操心。”说着,大家开始猜测今年的退休金会涨多少,又是一番议论,各有各的说法。散席时,大家又

约,有人说下午要去喂金鱼,有人说要去追剧,有人说下棋,王老爷子是个牌迷,好不容易约到一桌人。

白头翁们走在阳光下,脸红扑扑的,真像一群小孩子。这里就像一个世外桃源,有山有水有楼台,竹林小径曲径通幽,活着一群老神仙。

当初,老王把他父母送到这里,我对他是有看法的,他说是二老非要去,我不信,现在我信了。记得前段时间,一个影视明星80岁的老母去了养老院,引起热议。这个明星的老母说是自己要去养老院的,这个明星一直缄口不言,想来,他知道越描越黑,就像我不信老王一样。突然想,这是不是老王的“曲线”说明?就问他:“咋想起给二老拍生日照了?”老王说:“能给孩子拍满月照、百天照、周岁照,就不能给老人拍寿星照?”这话噎得我直翻白眼。

这种“绿色”寿宴,让我想起“以老换小”,照顾老人,就像照顾小孩一样,是个系统工程。我以前的观念,是不是有点——正想着,老王拍了我一下:“岔路口都过了,你往哪开?”我一看,可不,就噎他一句:“回家就一条路吗?”他说:“那当然不是。”

挥。可是,他同时又给他的团长打电话,暗示部队遇到情况就撤退。这还不算完,李天霞的整编八十三师不但没有再向孟良崮靠近一步,而且主力开始全部向东收缩,最终与整编七十四师拉开了一段无法弥合的距离。

在蒋介石的严厉催促下,十五日,汤恩伯离开临沂前往孟良崮前线。走到半路,碰见刚从孟良崮跑出来的兵团副司令长官李延年。李延年对汤恩伯说“七十四师现在很狼狈”,劝汤恩伯不要再向前走了,因为垛庄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占领,一旦陈毅、粟裕部掉队南下就麻烦了。汤恩伯立即返回了临沂。

此刻的孟良崮战场,阵地全部是呈四十五度角的陡峭而坚硬的石坡,无论对于守方还是攻方,都是令最勇敢的士兵生畏。岩石上无法挖掘战壕和掩体,仰面攀登上,双方相互发现的时候枪口都已经近在眼前了。

十五日黄昏,整编七十四师已被压缩于东西三公里,南北两公里的狭窄山腰间,人员、马匹和辎重全

部密集地暴露在共产党军队的炮火打击范围之内,一颗炮弹就能造成惊人的伤亡。时值盛夏,石山坚硬,寸草不生,水源奇缺,国民党飞机空投的粮食、水囊、弹药大多落在外围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上。张灵甫的数万官兵饥渴难支,疲惫不堪,伤亡惨重。在残酷的战斗中,整编七十四师官兵头顶烈日,向九纵控制的地域发起冲击以争夺水源,九纵的一个连誓死不让国民党军接近水源,在拉锯般的残酷争夺战中这个连的官兵全部伤亡,双方官兵的尸体布满了水源四周。

死尸的味道和硝烟的味道混合在一起,在烈烈的高温中弥漫。

晚上,张灵甫转移到孟良崮上的一个山洞里,微弱的烛光映在黑黢黢的石壁上,张灵甫再次向汤恩伯呼吁请求迅速解救。汤恩伯要求张灵甫主动向万泉山方向突围。张灵甫的回答是:本部已无力向万泉山实施攻击。然后,张灵甫给仍在阵地上的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打电话,要他撤到师部这边来。张灵甫说:“嘘云,我们最后也要在一块。”

洛阳日报 分类广告 声明·公告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通知启事 微信扫码 一键办理 方便快捷 发布热线:65139977 65139988 15896655956